元本山錄

歸安姚氏咫進盦藏書

長興張芾憲題

張芾之印
憲題

南齊

衡陽元王道度鈞

始安王遥光

安陸昭王緬

南豐伯赤斧子領胄
領達

臨汝侯坦之

高帝諸子

豫章文獻王嶷子子廉　子恪　子操　子範

始安貞王道生

曲江公遥欣子幾

新吳侯景先

衡陽公諶

子範弟子顯　子雲

臨川獻王映
武陵昭王暈
鄱陽王緝
始興簡王鑑
南平王鋭
晉熙王銶
武帝諸子
文惠皇太子
廬陵王子卿
竟陵文宣王子良 子昭胄 孫賁
魚復侯子響
長沙威王晃
安成恭王暠
桂陽王鑠
江夏王鋒
宜都王鏗
河東王鉉

安陸王子敬
隨郡王子隆
西陽王子明
巴陵王子倫
臨賀王子岳
衡陽王子峻
湘東王子建
文惠諸子
巴陵王昭秀
晉安王子懋 董僧慧陸超之
建安王子眞
南海王子罕
邵陵王子貞
西陽王子文
南康王子琳
南郡王子夏
桂陽王昭粲

明帝諸子

巴陵隱王寶義　江夏王寶玄

廬陵王寶源　鄱陽王寶寅

邵陵王寶脩

晉熙王寶高

桂陽王寶貞

衡陽元王道度高帝長兄也始與高帝俱受學于雷次宗次宗曰其兄外明其弟內潤宗宣帝問次宗二兒學業次宗曰其兄外明其弟內潤皆良璞也仕宋位安定太守卒建元元年高帝追加封謚無子高帝以第十一子鈞繼鈞字寶鑑年五歲所生區貴人病便加慘悴左右嘗以五色餅餡之不肯食曰須待姨至年七歲出繼衡陽元王見高帝未拜涕泗橫流高帝執其手曰伯叔父猶父勿悲所以令汝出繼以汝有意堪奉蒸嘗故耳即救外如先給通幰車雜屨扇等事事依正王區貴人卒居喪盡禮服闋當問訊武帝尼嚴骨立登車三上不能升乃止與籤曹道人具以聞武帝即幸鈞邸見之愴然還謂褚蓼曰昨見衡陽猶爾毀損鄉可數相撫愍先是貴人以華釵冠子并翦刻錦繡中倒炬鳳凰蓮花是月之屬賜鈞以為玩弄貴人

亡後每歲時及朔望輒開視再拜鰓咽見者皆爲之悲
性好學善屬文與琅邪王智深以文章相會濟陽江淹
亦游焉武帝謂王儉曰衡陽王須文學當使華實相稱
不得止取貴游子弟而已乃以太子舍人蕭數爲文學
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爲一卷置於巾箱中以備遺
忘侍讀賀玠問之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
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
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之爭効爲巾箱五經巾箱五
經自此始也居身清率言未嘗及貨事會稽孔珪家起
園列植桐柳多構山泉殆窮眞趣鈞往游之珪曰殿下
處朱門游紫闥詎得與山人交邪答曰身處朱門而情
游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大美之吳郡張融清
抗絕俗雖王公貴人視之慨如也惟雅重鈞謂從兄緒
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其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
之游不知老之將至歷位祕書監延興元年爲明帝所
殺明帝立以永陽王子珉仍本國繼元王爲孫子珉字
雲璵武帝第二十二子也初封義安郡王後改永陽永泰
元年見害復以武陵昭王子坦奉元王後

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高帝次兄也宋世位奉朝請卒
高帝即位追加封謚二子長鳳次鸞鳳是爲明帝次鈞是
爲安陸昭王鳳字景慈仕宋位正員郎卒高帝即位謚
靖世子建武元年追尊爲景皇帝妃江氏爲后立寢廟
於御道西陵曰脩安追封謚鳳曰始安靖王改葬材鳳
莊門爲楸宝賢門太極東堂畫鳳鳥題名爲神鳥而改鸞鳥
爲神雀子遥光嗣
始安王遥光字元暉生而臂是疾高帝謂不堪奉拜祭祀
欲封其弟武帝諫乃以遥光

政誅賞諸事唯與遥光共謀議勸明帝併殺高武諸子
弟帝以爲然建武元年以爲前將軍揚州刺史三年進
號撫軍將軍遥光好史事稱爲分明頗多慘害足疾不
得同朝列常乘輦自望賢門入每與明帝久請閒言甚
帝索香火明日必有所誅太子不悦學唯晏游是好建
康令蔡仲熊爲太子講禮未半遥光從容曰文義之事
此是士大夫以爲伎藝欲求官耳皇太子何用講爲上
帝不豫遥光數入侍疾上以親近舉少憚忌高武諸子

欲并誅之遥光書與三公參議當以次日施行會帝疾甚河東王鉉等七王一夕皆殺遥光意也帝崩遺詔加遥光侍中中書令給扶來元元年給班劍二十人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遥光多怠人有餉饌者以為戲已大見嫌責劉繪嘗為牋云智不如蓼亦以忤旨遥光輔政見少主遥昏潛結江祏兄弟謀自樹立舉遥欣在荊楚擁兵居上流密相影響遥光常據東府號令使遥欣急下濳謀將發而遥欣病死江祏被誅東昏召遥光入殿告以祏罪遥光懼還省便陽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入臺先是遥光出行還入城風飄儀纚出城外遥光弟遥昌先卒壽春豫州部曲皆歸遥光及遥欣喪還葬武進停東府前渚荊州衆力送者甚盛東昏誅江祏後憲遥光不自安欲轉為司徒還第召入喻旨遥光慮見殺以八月十二日晡時收集荊豫二州部曲於府東門衆顏怪其異莫知旨趣也遥光召親人楊元劉澤及城局參軍劉晏中兵參軍曹道生等并諸傖楚欲以討劉暄為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於尚方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至便勸遥光令率城內兵夜攻臺軍

获燒城門曰公但乘輿隨後反掌可得遥光意疑不敢
出天稍曉遥光戎服至聽事停輿勑分上仗登城行賞
賜歷生復勸出軍遥光不肯望臺內自變及日出臺軍
稍至遥光於是戒嚴嚴赦都下東昏召尚書令徐孝嗣屯
衛宮城右將軍蕭坦之屯湘宮寺鎮軍司馬曹虎屯青
溪大橋太子右率左興盛屯東府東籬門衆軍圍東城
遥光遣坦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衆北救軍主桑天愛
初遥光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拒不從既而暢與撫
軍長史沈昭略奔臺人情大沮十六日歷生從南門出
為聖明執
政為賢主所禽謂虎曰
戰因舉首降焉
遥光聞兵敗之於
逐殺之
晚臺電令
人反上右手論
遥先屠外兵云
年二十一遥光舉事
以月四大臣之參錯而
皆愛群蛇緣城四山
十六日城開兵入
滅火
之時
兒其
城
令
四體
仍可先入
內
城
入

煒 至宇且幸 遥光幼時 故明帝使與兄共受學 每
情 [illegible] 及 [illegible] 由是 [illegible] 呼
曰 [illegible] 嗚 左 [illegible] 忍 [illegible] 此 [illegible] 知
[illegible] 劉 [illegible] 為謙 [illegible] 閑 [illegible] 絕 [illegible] 坐
誦
曲江公遥欣字重暉始安王遥光弟也高
守奉之無後以遥欣繼為曾孫遥欣宫
帝甚賞識之年十五六便博覽經史弱
書郎明

帝入輔遥欣與兄遥光等分預政事凡所談薦皆得其
人延興元年明帝以遥欣為兖州刺史建武元年進號
西中郎將封閬喜縣公遷荆州刺史都督改封曲江公
明帝子弟弱小晉安王寶義有廢疾故以遥光為揚州
居中遥欣居陜西内外威權並出其門遥欣好勇多聚
畜武士以為形援永泰元年有魏師詔遥欣以本官領
雍州刺史宻蠻校尉移州鎮襄陽魏軍退不行卒贈司
空謚康公子幾字德玄年十歲便能屬文早孤有弟九
人並幼幾恩愛篤異時聞於朝野性温和與物無競清貧

自立好學善草隸書位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十年潤釋教爲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愛適性游寢遂爲之記卒于官子清亦有文才位永康令遥欣弟遥昌字季暉建武元年封豐城縣公位豫州刺史卒謚憲公

安陸昭王綱字景業善容止仕宋位中書郎建元元年封安陸侯爲五兵尚書出爲吳郡太守少時大著風績景陵王子良與之書曰竊承下風數十年來姑蘇未有此政武帝嘉其能累遷左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綱留心辭訟人人叶至安東前親自研問有不得理者勉喻之退皆無所恨盜賊寢息獲者皆赦遣許以自新再犯乃加誅爲百姓所畏愛九年卒喪還百姓緣沔水悲泣設祭於峴山爲立祠及碑謚曰昭侯明帝少相友愛時爲僕射領衛尉表求解職私第宴哀詔不許每臨綱靈輒慟絶哭不成聲建武元年贈司徒安陸王子寶睦嗣永元元年改封襄東王東昏廢寶晊望物情歸己坐待法駕既而城內送款于梁武帝宣德太后臨朝拜太常寶晊不自安謀反及弟江陵王寶覺雪城公寶宏皆伏誅

新呂侯景先高帝從子也祖妥之員外郎父敬宗始興
王國中軍景先少孤有至性隨母孔氏爲舅氏鞠養高
帝嘉之常相提攜及鎮淮陰以景先領軍主自隨防衛
城內委以心腹武帝爲麾舆郡啓高帝求景先同行除
武帝寧朔府司馬自此常相隨逐建元元年爲太子左
衛率封新呂縣伯甚見委任勢傾天下景先本名道先
乃改爲景先以避上諱初武帝少年與景先共車行泥
路車父故壞至領軍府西門車輗折俱狼狽景先謂帝
曰兩人脫作領軍亦不得忘今日艱辛及武帝踐阼詔

以景先爲兼領軍將軍拜日羽儀甚盛傾朝觀矚拜還
未至府門中詔相聞領軍今日故當無折輗事邪景先
奉謝未幾轉中領軍尋進爵爲侯始昇明中沈攸之於
荆州起兵武帝時鎮江州盆城景先夜乘城忽聞壑中
有小兒呼蕭丹楊未測何人聲聲不絶試問爲誰究工中
應云賊尋當平何重嚴防語訖不復言即簿討之了不
見明旦以白帝帝曰攸之自無所至馬知汝後不作丹
楊尹也景先曰寧有作理尋而攸之首至及永明三年
詔以景先爲丹楊尹謂曰此授欲驗往年盆城斬亮工中

言耳後假節司州諸軍事車騎將軍譙王承薨謚曰忠侯子毅位北中郎
司馬性奢豪好弓馬爲明帝所疑恩王憂事敗并賜誅
之
南豐伯赤斧高帝從祖弟也祖隆子衛軍錄事參軍父
始之冠軍中兵參軍赤斧以和謹爲高帝所知高帝輔
政爲黃門侍郎淮陵太守順帝遜位于丹楊故所立宮
上令赤斧輔送至宮因留防衛至曩月還後爲雍州刺
史在州不營產利勤於奉公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武
帝親遇與蕭景先相比南豐縣伯遷給事中太子詹

事卒於家貧無絹爲衾武帝聞之愈加恍惜謚懿伯子
潁胄襲爵潁胄字雲長宏厚有父風起家祕書郎高帝
謂赤斧曰潁胄輕生被身學覽甚超進轉美足慰人意遷
太子舍人遭父喪感腳疾數年然後能行武帝有詔慰
勉之賜以醫藥除竟陵王司徒外兵參軍晉熙王文學
潁胄好文義弟潁基好武勇武帝登烽火樓詔群臣賦
詩潁胄詩合旨上謂潁胄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有
上以潁胄勳戚子弟自中書郎除左軍將軍知殿內文
武事得入便毀出爲新安太守吏民懷之後除黃門郎

領四廂直遷衛尉明帝廢立潁胄從容不爲同異乃引
潁胄預功建武二年進爵爲侯明帝每存儉約欲鑄壞
太官元日上壽時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感稱盛德潁胄
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爲侈帝
不悅後預曲宴銀器蒲席潁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
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慙後爲廬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
守行兗州府事是年魏揚聲當飲馬長江帝懼勑潁胄
移居民入城百姓驚恐席卷欲南度潁胄以魏軍尚遠
不即施行魏軍亦尋退仍爲南兗州刺史加都督和帝
爲荆州以潁胄爲冠軍將軍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
荆州府事時江祏執朝權此行由祏潁胄不平曰江祏
盪我輩出東昏侯誅羣公委任厮小崔陳敗後方鎮
各懷異計永元二年十一月尚書令臨湘侯蕭懿及弟衛
尉暢見害先遣輔國將軍巴西太守劉山陽潁三千兵
受旨之官就潁胄兵襲梁武帝帝時爲雍州刺史已有
備將起兵慮潁胄不識機變遣親人王天虎詣江
陵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書與潁胄勸同舉兵潁胄
意猶未決初山陽出南州謂人曰朝廷以白虎幡追我

亦不復還矣席卷鼓妾盡室西行至巴陵遲回十餘日不進梁武帝復遣天虎兄齎書與順胄設奇略以疑之是時或云山陽謀殺順胄以荊州同舉山陽至果不敢入城順胄計無所出夜遣錢唐人朱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帝闡文詔議參軍柳忱閉齋宗議闡文曰蕭雍州畜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人衆又不敵取之不可必將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

濟矣忱欣然順胄曰善及天明順胄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以示山陽山陽大喜輕將步騎數百詣州順胄使前汶陽太守劉孝慶伏兵斬之驛送山陽首於梁武東昏聞山陽死發詔討荊雍順胄有器局既唱大事衆情歸之長沙寺僧鑄黃金爲龍數千兩埋土山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順胄因取此龍以充軍實乃歎曰往年江祐斥我至今始知禍福之無門也十二月移檄京邑百姓諸州郡牧守進克巴陵順胄遣人謂梁武曰時月未利當須來年二

月梁武曰今年太一出西方仗義而動天時人謀有何不利昔武王伐紂行逆大咸豈復待年月邪顗胄乃從遣西中郎參軍鄧元起率衆向夏口三年正月和帝爲相國顗胄爲左長史進號鎮軍將軍於是始選用方伯梁武屢表勸和帝即尊號顗胄乃令別駕宗史撰定禮儀上尊號改元於江陵立宗廟南北郊州府城門悉依建康宮置尚書五省以城南射堂爲蘭臺南郡太守爲尹建武中荆州大風雨龍入枏齋中柱壁上有爪足處刺史蕭遥欣恐畏不敢居之至是以爲嘉福殿中興元年三月顗胄爲侍中尚書令領吏部尚書監八州軍事行荆州刺史留衛西朝以弟顗達爲冠軍將軍又楊公則等率師隨梁武圍郢城顗達會軍於漢口與王茂曹景宗等攻陷郢城梁武進漂州使與曹景宗破東昏將李居士又從下東城初梁武之起也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璝巴西太守蕭休列弗從舉兵侵荆州敗輔國將軍任漾之於峽口遂至上明江陵大震顗胄遣軍主蔡道恭屯上明以拒之梁武已平郢江二鎮圍建康時顗胄輔帝出居上流有安重之勢素能飲酒啖白肉膾至三

斗当以職名上將不能拒制璝等憂愧發病而卒遺表陳情時年四十州中祕之使似其書者假爲敎命時梁武圍建康城住石頭和帝密詔報頴胄凶問亦祕不發喪及建康平蕭璝亦衆懼而潰和帝乃始發喪詔贈頴胄丞相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劍三十人轀輬車黃屋左纛梁天監元年追封巴東郡公喪還武帝車駕臨哭慟次詔葬依晉王導齊豫章王嶷故事謚曰獻武弟頴達

少好勇使氣頴胄建武末行荆州事頴達亦爲西中郎外兵參軍俱在西府齊季多難頗不自安因與兄頴胄舉兵頴達弟頴孚自建鄴爲廬陵人脩景智潛引南歸頴孚緣山踰障僅免道中絶糧後因食過飽而卒建康平梁武以頴達爲前將軍封頴達作唐侯位侍中衛尉卿出爲豫章內史意甚憤憤未發前預華林宴酒後於座辭氣不悅沈約因勸酒欲以釋之頴達大罵約曰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鼠所爲何忽復勸我酒舉座驚愕帝謂之曰汝是我家阿五沈公宿望何意輕脫若以法繩汝汝復何理頴達竟無一言唯大涕泣帝心愧之未幾遷江州刺史少時

懸瓠歸化頴達長史沈瑤等苛刻盜所害衆頗疑頴
達或傳謀反帝遣直閤將軍張豹子縛江中討盜實使
防之頴達知朝廷之意唯飲酒不知州事後卒於左衛
將軍諡康侯子敏嗣位新安太守好射雉未嘗在郡辭
訟者遷於畎焉後張弩損腰而卒第十子敷大清初爲
魏興太守梁州刺史宜豐侯脩以爲府長史梁州有古
墓名曰尖冢或云張騫馬墳欲有發者輒聞鼓角與外相
拒椎埋者懼而退數謂必無此理求自監督及開唯有
銀鏤銅鏡方尺餘時居母服爲清談所貶

衡陽公諶字彥孚高帝
仙伯桂陽國下軍宋元徽末武帝在郢欲知都下消息
高帝遣諶就武帝宣傳謀計留爲腹心昇明中爲武帝
中軍刑獄參軍南東莞太守以愛封安復縣男建元初
武帝在東宮諶領宿衛及即位除步兵校尉南蘭陵太
守領御仗主齋內兵仗悉以付之心膂密事皆使參掌
在左右宿直上崩遺詔諶領殿內事如舊鬱林即位深
委信諶諶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能寐諶還乃安轉衛

軍司馬兼衛尉丁母憂勑還本位守衛尉明帝輔政諶
面附明帝勸行廢立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與諸王
外接人物諶親要日久衆皆懼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
聞外有變猶密為手勑呼諶其見信如此諶性險無護
身計及廢帝日領兵先入後宮齋內仗自素隸服諶莫
有動者海陵立轉中領軍進爵為公甲仗五十人直殿
內月十日還府建武元年轉領軍將軍左將軍南徐州
刺史給扶進爵衡陽郡公明帝初許事尅用諶為揚州
及有此授諶恚曰見炊飯推以與人王憂聞之曰誰復

為論諶作颺筋者諶時勳重王豫朝政明帝新即位遣
左右要人於外觀察具知諶言深相疑阻二年六月上
華林園宴諶及尚書令憂等數人盡歡坐罷留讌晚出
至華林閣仗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諶曰隆
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
報政可如此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饋與人邪
今賜卿死諶謂智明曰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天尊殺
高武諸王是卿傳語寧去我今死還取卿矣於省殺之
至秋而智明死見諶為祟詔乃顯其還惡收付廷尉諶

好左道以興沈文猷相諶云相不滅高帝諶喜曰感卿
意無爲人言也至是文猷伏誅諶兄誕字彥偉永明中
爲建康令延興元年歷徐兗二州刺史明帝立封安復
侯徵爲左衛將軍上欲殺諶以諶在邊鎮拒魏故未及
行魏軍退六旬諶誅遣梁武帝爲司州別使誅誕誕子
稜妻江淹女字才君聞誕死曰蕭氏皆盡妾用生何爲
慟哭而絶諶弟誄字彥文與諶同豫廢立封西昌侯位
太子左衛率誅湛之曰輔國將軍蕭季敞啓求收誄深
加排苦乃至手相摧寫誄徐曰已死之人何足至此君
不憶相提拔時邪幽冥有知終當相報季敞麤猛無行
善於彌縫高帝時爲諶所嬖悅故累爲郡守在政貪穢
諶輒掩之後爲廣州刺史白日見誄將兵入城收之少
日果爲西江都護周世雄所襲軍敗奔山中爲蛭所嚙
肉都盡而死慘楚備至後爲村人所斬論者以爲有天
道焉

臨汝侯坦之字君平高帝絶服族子也祖道濟太中大
夫父欣祖武進令坦之與蕭諶同族爲東宮直閤以勤
直爲文惠所知除給事中蘭陵令武帝崩坦之率太孫

文武度下臺除射聲校尉令如故未拜除正員郎南臺
郡太守小帝以坦之文惠舊人親信之得入內見皇后
帝於宮中及出後常雜狡猾坦之皆得在側或遇醉後
課袒坦之輒扶持諫喻見帝不可奈乃改附明帝密為
耳目隆昌元年追録坦之父勳封臨汝縣男少帝微聞
外有異謀憚昵帝在臺內勑移西州後在華林園華光
殿露著黃穀褌跋牀垂腳謂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
蘭諶欲共廢我似非虛傳蘭陵所聞云何坦之嘗作蘭
陵令故稱之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煞事廢天子

邪昔元徽獨在路上走三年人不敢近政坐枉殺孫超
杜幼文等故敗耳言有何事一旦便欲廢立朝貴不容
造此論政當是諸尼師耳言耳豈可以尼姥言為信官
若無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安陸諸王在外寧肯復還
迴剛之徒何能抗此帝曰蘭陵可好聽察作事莫在人
後帝以為除諸執政應須當事人意在沈文季夜遣內
左右密賂文季文季不受帝大怒謂坦之曰我賜文季
个受豈有人臣拒天子賜坦之曰官遣誰送帝曰內左
坦之曰官若詔勑出賜令舍人主書司送往文季寧敢

受政以事不乃幅敗仰遣耳帝又夜醉乘馬從西廊
既馳亦如此兩三將倒提坦之諫不從執馬控帝運拳
坦之不著倒地坦之與曹道剛扶抱還壽昌殿毒瑁
上卧又欲起走坦之不能制坦之馳信報皇后至請
言良久乃眠時明帝謀廢殺倚異議謀及坦之定謀少
帝腹心直閤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謀未
坦之馳謂謀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
能決始興內史蕭季敬南陽太守蕭顯基並應還都謀
欲待二蕭至藉其威力以舉事明帝慮事變以告坦之
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
豈能坐聽禍敗政應作餘
之力也海陵即位除黃門郎兼衛尉封建武元年遷左衛
將軍進爵為侯東昏立為驃騎中領軍將軍永元元年母
憂起復職加將軍置府江祏兄弟欲立始安王遥光密
告坦之坦之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
服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解我其不敢言及遥光起
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著褌踰牆走逢臺遊邏
主顏端執之坦之謂曰始安作賊遣人見取向於三七奔

走欲還臺耳君何見録端不答而守防愈嚴坦之謂曰
舅是大臣夜半奔走君理見疑以爲得罪朝廷若不信
自可步往東府參視亦不答端乃小街審知遥光舉事
乃走還未至三十餘步下馬再拜曰今日乞垂將接坦
之曰向語君何道豈欲相欺端以馬與坦之相隨去比
至新亭道中收遥光所虜之餘得二百許人并有麤仗
乃進西掖門開殿後得入殿內其夕四更上書爲元嗣
叩掖門告遥光反殿內爲之備南曉召徐孝嗣入左
將軍沈約五軍聞難馳車走趨西掖門或勸戎服約

慮外軍已至若戎衣者謂同遥光無以自明乃朱服而
入臺內部分既立坦之假節督衆軍討遥光事平遷黄
門侍郎進爵爲公坦之肥黑無須
語聲嘶時人號爲蕭痤剛很專執群小畏而憎之遥光
事平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黄文濟圍坦之宅誅之
坦之從兄翼宗爲海陵郡將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
陵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告之文濟
曰政應得罪仍遣收之檢家赤貧唯有質錢帖子數百
還以啓帝原其死和帝中興元年遣贈坦之中軍將軍

高帝十四王

高帝十九男昭皇后生武帝豫章文獻王嶷謝貴嬪生臨川獻王映長沙威王晃羅太妃生武陵昭王曄任太妃生安成恭王暠陸脩儀生鄱陽王鏘晉熙王銶袁脩容生桂陽王鑠何太妃生始興簡王鑑宜都王鏗晉陵人生衡陽王鈞張淑妃生江夏王鋒河東王鉉李美人生南平王鋭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七皇子早亡衡陽王鈞出繼高帝兄元王後

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高帝第二子也寬仁弘雅有大成之量高帝特鍾愛焉在宋為尚書左戶郎錢唐令高帝破薛索兒改封西陽以先爵賜嶷為晉壽縣侯後為武陵內史時沈攸之在荊州責賧於界內諸蠻蠻禁斷五溪魚鹽群蠻怨怒酉溪蠻王田頭擬殺攸之使攸之責賧千萬駒三百萬頭擬發兵來死其弟婁侯篡立頭擬子田都走入潦中於是蠻部大亂抄掠至郡城下嶷遣隊主張英兒擊破之田都自潦中請立而婁侯亦歸附嶷誅婁侯於郡獄命田都繼其父蠻衆乃安入為順帝驃

騎從事中郎詣司徒袁粲粲謂曰後來佳器也高帝
在領軍府疑居清溪宅蕃捂王夜中微行欲掩襲宅內
疑令左右舞刀戟於中庭蕃捂從牆間窺見已有備乃
去高帝憂危既切腹心荀伯玉勸帝度江北起兵疑諫
曰主上狂凶人不自保單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兵
鮮有克勝物情疑惑今於此立計萬不可失及蕃捂王
殞高帝報疑曰大事已判汝明可早入順帝即位轉侍
中總宮內直衛沈攸之難高帝入朝堂疑出鎮東府
加冠軍將軍及袁粲舉兵夕丹楊丞王遜生呂巒先至東

府疑遣軍主戴元孫領二千人隨辟道深等俱至石頭
焚門之功元孫預焉先是王蘊部曲六十人助爲城防
實以爲內應也疑知蘊懷貳不給其仗散處外省及難
作搜檢皆已亡去上流平後武帝自尋陽還疑出爲都
督江州刺史以定策功改封永安縣公徙鎮西將軍都
督荆州刺史時高帝輔政疑疑務存約省停府州儀迎物
及至州坦懷納善側席思政王儉與疑書曰舊楚蕭條
政荒人散公臨莅甫爾英風惟穆江漢來蘇八荒慕義
庶亮以來荆州無復此政古人云暮月有成而公旬日

成化豈不休哉沈攸之欲聚衆開人相告士庶坐執
役者甚衆疑至鎮一日遣三千餘人見囚五歲刑以下
不連臺者皆原遣又以市稅重多所寬假百姓甚悅禪
讓之間武帝欲速定大業疑依違其事默無所言建元
元年高帝即位赦詔未至疑先下令蠲除部內昇明二
年以前一切逋負遷侍中尚書令都督揚州刺史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豫章郡王會魏軍動詔以疑
爲南蠻校尉荆湘二州刺史都督八州尋給油絡俠望
車二年給班劒二十人晉宋之際刺史多不領南蠻校

尉別以重人居之至是有二府二州其爲於南蠻屬東
南開館立學士表言狀置生員三十人取舊族父祖清
顯者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補之置儒林參軍一人
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行釋采禮以穀過賤聽
人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義陽劫帥張羣亡命積年
敢行爲盜義陽武隣天門南平四郡界被其殘破沈攸
之連討不禽末乃首用之攸之起事羣從下郢於路先
叛結砦於三溪依據深險疑遣中兵參軍虞欣祖爲義
陽太守使降意誘納之厚爲禮遺於是乃各詣郡欣祖

於坐斬首其黨皆散四郡獲安入爲中書監司空揚州
刺史都督二州侍中如故加兵置佐以前軍臨川王映
府文武配司空疑以將還都脩治解宇及路陌東歸部
曲不得齎府州物出城發江津士女觀送數千人皆垂
泣疑發江陵感疾至京師未瘳高帝深憂慮爲之大赦
三年六月壬子赦令是也疾愈上幸東府設金石樂使
得乘輿至宮六門武帝即位進位太尉增置兵佐解侍
中增班劒二十人建元中武帝以事失旨高帝頗有代
嫡之意而嶷事武帝恭慄盡禮未嘗違忤顏色故武帝

亦深性至孝高帝
元年令六子傳解
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
万万永爲恒制從之嶷
與嶷同生相友睦宮內曲宴
奉勑唯車駕幸第乃白服
主唯出太極四廂乃備朝衣白爾以來此事一斷上
納服闋加侍中宋元嘉故事嶷固辭不
度動皆陳啓事無專制
紗帽以侍宴爲至於衣服

唐心太子講孝經畢嶷求解太令不許嶷當帝慮盛滿又因
行宴求解揚州授竟陵二子良上終不許曰畢汝一世
無所多言武帝即位後頻加詔徵陵一不果行遣嶷拜陵
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滹并石水牛跡部伍嚴整執牛推
問嶷疑不許取絹一疋橫截牛角以立校籍官置今史限日得
一人等檢定黃籍至巳亡命二人立校籍官置今史限日得
數巧外監吕文度啓上籍被郡者謫戍緣淮十年民多
死亡避罪寓之因以妖術感衆二吳郡籍者奔之衆至
三萬出疑言宜遂解檢籍之禁不爾便致紛紜後乃詔聽
復籍注是時武帝奢侈後宮萬人宮內不容太樂署及
暴室皆滿猶以為未足嶷後房亦千餘人頴川荀不獻
書於嶷極言其失嶷咨嗟良久為書答之又為之減遣
一不字令哲後為荆州西曹書佐長史王秀與其書題之
云西曹荀君不報書曰第五之位不減驃騎亦不知西
曹何殊長史且人之處世當以德行稱著何遽以一爵
高人邪相如不見蛊於滷池毛遂安受辱於郢都造敵
臨事僕必先於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

楚兩王僕以德爲寶足下以位爲寶各寶其寶於此敬
宜於是直題云長史王吾時尚書令王儉嘗曰朝不又與
儉書曰足下建高人之名而不顯高人之迹將何以書
於齊史哉及南郡綱紀啓荊州刺史隨王子隆請罪不一
至百申乃免又上書極諫武帝言甚直帝不悅不竟於
荊州獄賜死徐孝嗣聞其死曰不縱有罪亦不應殺數
千年後其如竹帛何五年疑進位大司馬八年給皁輪
車哥加中書監固讓疑身長七尺八寸善持容範文物
衛從禮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瞻望嚴肅自以地位隆
重深懷退素北宅舊有園田之美乃盛脩理之武帝嘗
問臨川王映居家何事樂映曰政使劉斿講禮顧則講
易朱廣之講莊老臣與二三諸彥兄弟友生時復擊賛
以此爲樂上大賞之他日謂嶷曰臨川爲善遂至於斯
嶷曰此大司馬公之次弟安得不顯上仍以王如意指
富貴少不驕奢以約失之者鮮矣漢氏以來侯王子弟
以驕恣之故大者滅身喪於小者削奪邑地可不戒哉
稱疾不利住東城累求還第令世子子廉代鎮東府上

數幸嶺疑等宋長瀅陵隧道出第前路上一曰我便是入他
家墓內尋人乃徙其表闕騏驎於東岡騏驎及闕形勢
甚巧宋孝武於襄陽致之後諸帝王陵皆範模而莫及
也永明末車駕數遊幸唯嶺陪從上嘗出新林苑同輦
夜歸至宮門嶺下輦辭出上曰今夜行無使爲尉司所
呵也嶺對曰京輦之內皆屬臣州願陛下不垂過慮上
大笑賜以魏所送纏車每幸第不復舁人勑外監曰我
往大司馬第是還家耳嶺妃庾氏嘗有疾瘳上幸嶺邸
後堂設金石樂宮人畢至登相臺使嶺著烏紗帽極曰

盡歡勑嶺備家人之禮嶺謂上曰古來言願陛下壽比
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
百年亦足上曰百年復何可得上得東西一百於事亦
濟因相執流涕十年上封嶺諸子舊例皇子封千戶嶺
欲五子俱封啓減八五百戶其年疾篤表解職不許賜
錢五百萬營功德薨年四十九其日上視疾至薨乃還
官詔斂以衮冕之服溫明祕器大鴻臚持節護喪事太
官朝夕送祭奠大司馬太傅二府文武悉停過葬詔贈
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揚州牧綠綟綬具九服

錫命之禮侍中大司馬太傅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虡虎賁班劍百人輼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喪葬送儀並依漢東平王蒼故事疑臨終召子廉子恪曰吾沒後當共相勉勵篤睦為先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窮泰此自然理無足以相陵務勤學行守基業修閨庭尚閑素如此足無憂患聖主儲皇及諸親賢亦當不以吾沒易情也三日施靈帷香火盤水干飯酒脯檳榔而已朔望菜食一盤加以甘果外慈省薤後除靈可施吾常所乘輿芻緼朔望時節席地香火盤水酒脯干飯檳榔便足棺器不須中物飯物為後患也朝服之外唯下鐵環刀一口斂家務令深一依格莫過度也後堂樓可安佛供養外國二僧餘皆如舊與汝游戲後堂船乘吾所乘牛馬送二宮及司徒服飾衣裘悉為功德子廉等號泣奉行武帝哀痛特至蔬食積旬太官朝送祭奠剌王融為銘二公半岳摧峯中河隊望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以欲言也至其年十二月乃舉樂宴朝臣樂始舉上便歔欷流涕嶷後第庫無見錢武帝勑貨雜物服飾數百萬起集善寺月給第見錢百萬至十崩乃省

嶷性汎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投書相告置靴中竟不
視取火焚之齊庫失火燒荊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主
局各杖數十而已嶷薨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未應
便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癡不差湯中復加
藥一種使利不斷吾已訴先帝先帝許還東鄙當判此
事因曾中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卿呈上
俄失所在文季秘而不傳甚懼此事少時太子薨又嘗
見形於第後園乘腰輿指塵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版
左右授一玉手版與之謂曰橘擒一株死可負補之因
出後園閣頁直兵商地仍失手版群吏中南陽樂譜彭城
劉繪吳郡張稷最被親禮恒謂與竟陵王子良歲欲率荊
江湘二州僚吏建碑記中書侍郎劉繪營辦謂又與右
率沈約書請為文約答曰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
喈不足以偶二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匹儷藻溢乃
有碑無文況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刑寓內自非一代辭
宗難或與此約閭閈鄙人名不入第欲酬今旨便是以
禮許人聞命慙顏已不覺汗之霑背也建武中第二子
子恪始託約及太子詹事孔珪為文妃庾氏有女功婦

德嶷甚重之宋時武帝及嶷位官尚輕家又貧薄庾氏常徹己擅身以相營奉兄弟每行來公事晚還飢疲躬營飲食未嘗不迎時先辦雖豐儉隨事而香潔適口穆皇后不自營又不整潔上亦以此貴之又不妬忌嶷倍加敬重嶷薨後少時亦亡子廉字景譲初出嶷養魚復侯子響爲嗣子子廉封永新侯子響還本子廉爲世子位淮陵太守太子中舍人前將軍善撫諸弟十一年卒贈侍中謚哀世子子元琳嗣梁武受禪詔曰豫章王元琳故竟陵王昭胄子同齊氏宗國高武嫡嗣宜祚井邑以傳于後降封新淦侯子廉弟子恪字景沖永明中以王子封南康縣侯年十二和從兄司徒竟陵王子良高松賦衛軍王儉見而奇之建武中爲吳郡太守及大司馬王敬則於會稽舉兵反奉子恪爲名而子恪奔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遥光勸上併誅高武諸子孫於是並勑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餘人入永福省令太醫煮椒二斛并命辦數十具棺材謂舍人沈徽孚曰椒熟則一時賜死期三更當殺之會上暫臥主書單景儁啓依旨斃之徽孚堅執曰事須更審爾夕三更子恪徒跣奔至建陽門上

聞驚覺曰故當未賜諸侯命邪徽孚以答上撫牀曰遥
光幾誤人事及見子恪爲太子中庶子東昏即位爲侍中中興二年爲相
國諮議參軍梁天監元年降爵爲子位司徒左長史子
恪與弟子範等嘗因事入謝梁武帝在文德殿引見謂
曰我欲與卿兄弟有言夫天下之寶本是公器苟無期
運雖有項籍之力亦不能得所以班虎王命論云餓饉
流隸飢寒道路思有桓禍之襲儻石之蓄所願不過一
金然竟轉死溝壑況乎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
可得而妄干之哉宋孝武
無不因事鴆毒唯景和至
者枉濫相繼然而或有不
天命而不疑者于時雖疑
為庸常被免豈疑得全又
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
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內外
一宜行處分我于時依此
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所以國祚倒不靈長

所謂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是一義二者齊梁雖曰
華代義異往時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二世宗屬未遠
卿勿言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不周旋者況
五服之屬邪齊業之初亦是甘言共嘗腹心在我卿兄
弟年少理當不悉我與卿兄弟便是情同一家豈當都
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我有今日是豈本意且建
武屠滅卿門致卿兄弟塗炭我起義兵非唯自雪門耻
亦是為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時撥亂反
正我雖起樊鄧豈得不釋戈推奉我今為卿報仇卿兄
弟當盡節報我耳且我自藉喪亂代明帝家天下不取
卿家天下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
生天下亦不可復得況子輿乎梁初人勸我相誅滅者
我答之猶如向言孝武時事彼若有天命非我所能殺
若無期運何忽行此正是示無度量曹忘親是魏武帝
孫陳思王之子入事晉武能為晉室忠臣此即卿輩例
卿是宗室情義異他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
又文獻王時內齋直帳閤人趙叔祖天監初入臺為齋
帥在壽光省武帝呼問曰我本識汝在北第以汝舊臣人

故每驅使汝比見北第諸郎否若見道我此意我今日
雖是董代情同一家但今磐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諸郎
者非唯在我未宜亦是欲使諸郎得安耳但開門高枕
後自當見我心叔祖即出外具宣勑意子恪普通三年
累遷都官尚書四年轉吏部尚書大通二年出爲吳郡
太守卒謚曰恭子子恪兄弟十六人並入梁有文學者
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五人子恪嘗謂所親曰文史
之事諸弟備之矣不煩吾復牽率但恨食自公無過足
矣子恪少亦涉學頗屬文隨事纂其本故不傳其文集子

恪次弟子操封永陵侯工侯自有傳無定進封姓公
長子一人爲員外郎建武中早卒子操解褐爲給事中自此
齊末皆以爲例永泰元年兄尚康侯子恪爲吳郡太守
避上諱故則難歸以子操爲吳郡太守永元中爲黃門郎
子操弟子範字景則永明中封祁陽縣侯拜太子洗馬
梁天監初降爵爲子位司徒主簿丁所生母憂去職子
範有孝性居喪以毀聞服闋累遷大司馬南平王從事
中郎工愛文學士子範倜儻被恩遇常曰此宗室奇才也
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薳注釋之自是府

中文筆皆使具草後為臨賀王正德長史正德遷丹楊尹復為正德信威長史領尹丞歷官十餘年不出蕃府而諸弟並登顯列意不能平及是為到府戒曰上蕃首僚於茲再忝河南雖伏自此重叨老少異時盛衰殊日鉼佩恩寵還善年鬢子範少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故宦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傳云六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高最知名常吟諷之以況己也後為祕書監簡文即位召為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以過賊不拜歎也其年薨簡文皇后使制衰

宋文理袁切帝謂武林侯蕭諮曰此殷仲堪事寒落唯袁卅尚有典刑勑賚米千石子範無居宅尋卒殯切揆寺僧旻賊平元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文前後文集三十卷子滂確並少有文章簡文在東宮時嘗幽邵陵王數諸蕭文士滂確並預焉滂位中軍宣城王記室先子範卒確位司徒右長史魏平江陵入長安滂弟乾字思悅容止雅正性恬簡善隸書得叔父子雲之法九歲補國子周易生祭酒袁昂深敬重之仕梁為宣城王諮議參軍陳武帝鎮南徐州引為司空從事中郎及

受命來定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時熊曇朗在豫章周
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建安共相連結閩中
豪帥立砦自保武帝患之令乾往諭曇朗等乾至示以
逆順皆各款附其年就除建安太守天嘉二年留異反
陳寶應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寇臨川因逼建安乾單
使臨郡不能守乃棄郡以避寧並受寶
應署置乾獨不受徙居郊野及寧應平都督章昭達以
聞文帝甚嘉之超授五兵尚書侍中太子詹事太子範第子顯
字景陽幼聰惠文獻王異之愛過諸子七歲封寧都縣
侯梁天監初隆
爲子位太尉録事參軍子顯偉容貌
身長八尺好學工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
稱之曰可謂得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又採衆家
後漢考正同異爲一家之書仍啓撰齊史書成表奏詔
付祕閣累遷邵陵王友後除黃門郎中大通二年遷長
兼侍中梁武帝愛其才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
顧訪焉嘗從容謂之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
子顯對曰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
同復在茲日時以爲名對三年以本官兼領國子博士

帝所製孝經義未列學官子顯在職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啓撰武帝集并普通北伐記遷國子祭酒加侍中於學遞述武帝五經義遷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子顯風神灑落雅容閑雅簡通寬恕不畏鬼神性愛山水爲伐社文以見其志飲酒數斗頗負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搖而已衣冠竊恨之然簡文素重其爲人在東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簡文謂坐客曰嘗聞異人間出今日始見知是蕭尚書其見重如此大同三年出爲仁威將軍吳興太守卒時年四十九詔贈侍中中書令及請謚手敕曰侍才傲物宜謚曰驕子顯常自序其文謂可比宋嚴鄧賈傳崔駰邯鄲繆路之徒其自稱道如此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卷文集二十卷

二子庠愷並少知名庠大清中位中庶子卒愷太子家令愷才學譽望時論以方其父簡文在東宮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舉出守建安於宣猷堂餞飲並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剡韻愷詩先就其辭又美簡文與湘東王令曰王筠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爲才子先是

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簡文嫌其書詞略未當
以愷博學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刪改大清十年卒於
侍中子顯弟子雲字景喬年十二建武四年封新浦縣
侯自製拜章便有文采梁天監初降爵爲子既長勤學
有文藻以晉代無全書弱冠便留心撰著至年二十六
書成百餘卷表奏之詔付祕閣子雲性沈靜不樂仕進
風神閑曠任性不群夏月對賓客常自裸袒而兄弟不
睦乃至吉凶不相弔問時論以此少之年三十方起家
爲祕書郎遷太子舍人撰東宮新記奏之勅賜束帛累
遷丹楊郡丞湘東王繹爲丹楊尹深相賞好如布衣之
交中大通三年爲臨川內史在郡以和理稱民吏悅之
還除散騎常侍歷侍中國子祭酒梁初郊廟未革牲牷
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啓宜改之勅答曰此是
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雲撰定勅曰郊廟歌辭應
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
多紕謬子雲善草隸書爲世楷法
自云吾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嘗答勅云臣昔
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摹數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

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止略指論飛白一事而已十許年來始見勑旨論書一卷商略筆勢洞徹字體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猶子敬之不及逸少因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遠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爲武帝所重帝嘗評子雲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度美過崔寔是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出爲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鄴求書逢子雲爲郡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許步行拜行前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性在多迹子雲乃爲停船二日書二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吝自外答餉不書好紙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答太清初復爲侍中國子祭酒二年侯景寇逼子雲逃民間三年宮城失守東奔晉陵餒卒干顯雲於寺僧房年六十二所著晉書一百一十卷東宮新記二十卷子特字世達早知名亦善草隸時人比之衛恒衛瓘武帝嘗使特書又奏帝曰子敬之迹不及逸少蕭特之書遂逼於父位太子舍人海鹽令坐事免先子雲卒子雲第三暉字景光少涉學亦

有文才性恬靜寡嗜慾嘗預重雲殿聽制講二慧經退
爲講賦奏之甚見賞卒於驃騎長史
臨川獻王映字宣光高帝第二子也少而警悟年六七歲
善容止宋元徽四年解褐著作佐郎累遷給事黃門侍
郎南兗州刺史齊臺建宋帝詔封映及弟晃昌高辭鑠鑑
並爲開國縣公各一千五百戶未及定土宇而高帝踐
阼爲雍州刺史加都督封臨川王改授前將軍都督揚
州刺史國家初創映年少臨神州莅事聰敏府州曹局
皆重足以奉禁令自宋彭城王義康以後未之有也永

明元年爲侍中驃騎將軍五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七年薨映善騎射解聲律工左右書左右射應接賓客
風韻超詣及薨朝野莫不懷惜焉時年二十二贈司空
九子皆封侯長子子晉永元初爲侍中入梁爲高平太
守第二子子游州陵侯爲黃門侍郎以謀反兄弟並伏
誅
長沙威王晃字宣明高帝第四子也少有武力爲高帝
所愛宋世解褐祕書郎累明二年代兄映爲淮南宣城
二郡太守初流收之事起晃便弓馬多從武容燻赫都

街時人爲之語曰爐燻四繳其年遷西中郎將豫州刺史監二州諸軍事高祖踐阼晉陵事輒爲典籤所裁晉深銜之上大怒手詔賜杖遷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武帝爲皇太子拜武進陵於曲阿後湖關隊使晉御馬軍上聞之又不悅睥睨以晉屬武帝處以輦轂近蕃勿令遠出水明元年以晉爲都督南徐州刺史入爲侍中中書監時禁諸王蓄仗在都下者唯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晉愛武飾罷徐州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爲禁司所覺投之江水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疑於御前稽首流涕曰晉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白象晉小字也上亦垂泣高帝大漸時戒武帝曰宋氏昔不骨肉相圖他族豈得棄其幣汝深戒之故武帝終無異意然晉亦不見親寵當時論者以武帝優於魏文減於漢明尋進號車騎將軍侍中競贈開府儀同三司武帝常幸鍾山晉從駕以馬稍刺道邊祐蘗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旨卷聚而消不出乃令晉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晉於華林中調試之高帝常曰此我家任城也武帝優記意故謚曰威

武陵昭王曇宇宣昭小字三昧高帝第五子也母羅氏
從高帝在淮陰以罪并誅曇生四歲思慕不異成人母慟
輒吐血故高帝憫而愛之高帝雖為方伯而居處甚貧
諸子學書無紙筆曇嘗以指畫空中及畫掌學字遂工
篆法少時又無基局乃破荻為片縱橫以為基局指點
行勢遂至名品性剛頴儁出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
靈運體以呈上上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為優
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辯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
顏延之仍其次也建元三年為會稽太守加都督上遣

儒士劉瓛往郡為曇講五經武帝即位歷中書令祠部
尚書巫覡或言曇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負武帝聞之故
無寵未嘗處方岳嘗於御坐曲宴醉伏地貂抄肉柈帝
笑曰汚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疎其骨肉帝不悅性輕
財重義有古人風罷會稽還郡齎中錢不滿萬俸祿所
入皆與參佐賓僚共之常曰兄作天子何畏弟無錢居
上吋匀所須而已名後堂山沒為首陽蓋怨貧薄也嘗於
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棊子良大北及退豫章王疑
謂曇曰汝與司徒手談故當小相推讓答曰曇華立身以

來未嘗」口妄語執心強悍偏不知悔好文善射為當時獨絕武帝幸豫章王疑東田宴請長王獨不召暴嶷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上乃呼之仍使射屢發命中顧謂四座曰手何如上神色甚怪嶷曰阿五常日不耳今可謂仰藉天威帝意乃釋後於華林園射賭凡六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上舉酒勸暴暴曰陛下常不以此勗許臣上回面不答豫章王於郤起上山列種桐竹號為桐山武帝幸之置酒為樂顧謂臨川王映曰王郤亦有嘉名不映曰臣好栖靜因以為稱又問暴暴曰臣山里不曾栖靈昭景唯有薇蕨直號首陽山帝曰此直勞者之歌也又之出為江州刺史上以暴方出鎮求其毛給諸皇子暴曰先帝賜臣此宅使臣歌哭有所陛下令以州易宅臣請以宅易州帝恨之至鎮百餘日典籤趙渥之啓暴得失於是徵還為左戶尚書遷太常卿累不得志冬節問訊諸王皆出暴獨後來上已還便毀聞暴至引見問之暴稱牛鬬不能取勝上勅車府給副御牛一頭勅主客自今諸王來不隨例者不復為通後以公事還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

曩哭暴衣單進襦於暴暴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尚書令王儉詰暴暴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尚書令王儉詰暴暴曰為飽食粢糲而去尋為荊楊尹始不復置行事自是議政轉侍中護軍將軍給油絡車又給扶二人武帝崩遺詔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行在殯竟陵王子良在殿中太孫未至衆論喧疑暴衆中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立太孫鬱林既立甚見馮賴隆昌元年薨時年二十八贈司空班劍二十人

安成恭王暠字宣曜高帝第六子也性清和多疾歷位南中郎將江州刺史侍中領步兵校尉中書令永明元年為散騎常侍祕書監領石頭戍事及憂薨

鄱陽王鏘字宣韶高帝第七子也建元末武帝即位為雍州刺史加都督武帝悋然問其故鏘收淚曰臣違奉彌年今奉聖顏微有悽損所以泣耳武帝歎曰我復是有此一弟累遷丹陽尹永明十年為領軍將軍鏘和悌美令性謙慎好文章有寵於武帝領軍之授齊室諸王所未為鏘在宮理事無壅當時稱之車駕游幸常甲仗衛從恩待次豫章

王薨其年給油絡車隆昌元年轉尚書左僕射遷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鄱雍容得物情爲鬱林依信鬱林心疑明帝諸王一問訊獨留鄱曰聞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年皆尚少朝廷之幹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爲慮鬱林退法身何如鄱曰臣竊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年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既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及鬱林廢鄱竟不知延興元年進位司徒侍中如故明帝鎮東府權威稍異鄱每往明帝輒屐至車迎鄱語及家國言淚俱下鄱以此推信之而宮臺因

皆屬意於鄱勸令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鄱及隨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二王來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伏誰敢不同宣城公政當投井求活豈有一步動哉東城人政共縛送耳子隆欲定計鄱以上臺兵力既悉屢言東府且慮難壞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武帝時舊人詣鄱請間叩頭勸鄱立事鄱命駕將入復回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典籤知謀告之數日明帝遣二千人圍鄱宅害鄱謝粲等皆見殺凡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圍宅或發所關挑牆叫

燦而入家財皆見封籍妾子也永明七年爲中書令
桂陽王鑠字宣朗高帝第八子也永明七年爲中書令
加散騎常侍時鄱陽王鋐好文章鑠好名理人稱爲鄱
桂鑠清羸有冷疾常杖自武帝臨視賜牀帳衾褥性理
偏詖遇甚賞與則詩酒連日情有所屬則兄弟不通隆
昌元年加前將軍給油絡車并給扶二人鄱陽王見害
鑠遷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不自安至東府見明帝
又出處分存亡之計謂侍讀山惊曰吾前日覲王王流
涕嗚咽而鄱陽隨郡見誅今日見王王又流涕而有媿

色其在吾邪其夜三更中
始興簡王鑑字宣徹高帝第十子也性聰警年八歲嘗
所生母號慕過人數日中便至骨立豫章王嶷見而撫
其首嗚咽以告高帝帝亦悲不自勝初封廣興郡王祕
書丞袁彖早有令譽高帝盛重鑑乃命彖爲廣興王友
後改封始興自晉以來益州刺史皆以良將爲之宋泰
始中益州市橋忽生小洲道士邵碩見之曰當有貴王
臨州劉亮爲刺史齋前石榴樹陵冬生華亮以問碩碩
曰此謂狂華宋諸劉滅亡之象後二年君當終後九載

宋當滅滅後有王勝熹來作此州冀爾時蜀士平碩始
康人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因卧而死後人見碩
在荆州上明以一隻故履縛左脚而行甚疾遂不知所
之永明二年武帝不復用諸將爲益州始以鑑爲益州
刺史督益寧二州軍事加鼓吹一部勝熹反語爲始興
碩言於此乃驗先是劫帥韓武方常聚黨千餘人斷流
爲暴郡縣不能禁行旅斷絶鑑行至上明武方乃出降
鑑長史虞悰等咸請殺之鑑曰武方爲暴積年所在不
能制今降而被殺失信且無以勸善於是啓臺果被宥

旨是己酉蠻夷凶惡皆望風降附行次新城道路籍籍
云陳顯達大選士馬不肯就徵巴西太守陰智伯亦以
爲然乃停新城十許日遣典籤張曇誓往觀形勢俄而
顯達遣使人郭安明朱公恩奉書言貢遺衆咸勸鑑執之
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曇誓還若有同異執安
明等未晚居二日曇誓還言顯達已遣家出城日夕望
殿下至於是乃前時再十四好學善屬文不重華飾器
服清素有高士風與記室參軍蔡仲熊登張儀樓商略
先言往行及蜀土人物鑑言辭和辯仲熊應對無滯當

時以爲盛事州城北門常閉不開鑑問其故於虞悰悰
荅曰蜀中多夷暴有時抄掠至城下故相承閉之鑑曰
古人云善閉無關楗且在德不在門即令開之戎寇慕
義由是清謐鑑於州園地得古冢無復棺但有石槨銅
器十餘種并古形玉璧三枚珍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
爲蟠蛇形者數斗又以朱砂爲阜水銀爲池左右咸勸
取之鑑曰皇太子普在雍有發古冢者得玉鏡玉屏風
玉匣之類皆將還都吾意常不周乃遣功曹何佇爲之
起墳諸寶物一不得犯性甚清在蜀積年未嘗有所營
造資用一歲不滿三萬王儉嘗歎云始興王雖尊貴而
行履都是素士時有廣漢什邡人段祖以錞于獻鑑古
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筒銅色黑
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縣馬令著地尺餘灌之以水
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錞于以手振芒則
其聲加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也五年鑑獻龍
角一枚長九尺三寸色紅有文理九年爲散騎常侍祕
書監領石頭戍事尋遷左衛將軍未拜遇疾薨時年二
十一

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第二子也母張氏有容德宋
箸梧王逼取之又欲害鋒甚懼不敢使居舊宅歷
於張氏舍時年四歲性方整好學書張家無紙札乃倚
井欄爲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晨興
不肯拂牕塵而先畫塵上學爲書字五歲高帝使學鳳
尾詔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騏驎賜之曰騏驎賞鳳
尾矣至十歲便能屬文武帝時藩邸嚴急諸王不得讀
異書五經之外唯得看孝子圖而已鋒乃密遣人於市
里街巷買圖籍暮月之閒殆將備矣好琴聿旨蓋亦天性
嘗觀武帝賜以寶裝琴仍於御前鼓之大見稱賞帝謂
鄱陽王鏘曰閣梨琴亦足柳令之流亞但其既事事有意
吾欲試以臨人鏘曰昔鄒忌鼓琴威王委以國政乃出
爲南徐州刺史善與人交行事王文和別駕江祏等皆
相友善後文和被徵爲益州置酒告別文和垂淚曰下
官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違戀不覺文生於性工俊閣之
曰江夏可謂善變素絲也王書爲當時蕃王所推南郡
王昭業亦稱工謂武帝曰臣書固應勝江夏王武帝答
閣梨第一法身第二法身昭業小名閣梨鋒小名也隆

昌元年爲侍中領驃騎將軍尋加祕書監及明帝執權
蕃邸危懼江祏嘗謂王晏曰江夏王有才行亦善能匿
迹以琴道授羊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於世非唯
七絃而已百氏亦如之鋒聞歎曰江祏遂復爲混沌書
眷寖益反覆王室旁人聲洒是眺狗馬是好豈復一豪於
平生哉當時坐納語言常忽忽不樂著脩稍賦以見志
曰既殊群而抗立亦參貳而擬王豈蓍月之自芳在霜
下而爲盛衝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毀其性雖坎壈
於當年庶後周之可詠時景業潛名鋒獨慨然有王復
之志遏於行事典籤故不遂也嘗曰明帝言次及遥光
才力可委之意鋒答曰遥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
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假寄明帝失色鋒有武力明帝
殺諸王鋒與書詰責左右不爲通明帝深懼之不敢於
第收鋒使兼祠官於太廟夜遣兵防衛鋒以手擊斃數人皆應時倒地遂逼
害之時年二十江斅聞其死流涕曰吾蘭當門不得不
鋤其脩栢之賦乎

南平王鋭字宣毅高帝第十五子也位左户尚書朝直

勤謹未嘗曠疾永明七年出爲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延興元年明帝作輔害諸王遣裴叔業平尋陽仍進湘州銳防閤周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正社稷誰敢不同銳典籤倪左右斬之銳見害伯玉下獄誅

宜都王鏗字宣儼高帝第十六子也生二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疏食日悲不識母常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夢見一女云是其母鏗悲泣向舊左右說容貌衣服事皆如平生聞者莫不

歔欷清怕有學行永明十一年爲南豫州刺史加都督二州軍事雖未經庶務而雅得人心舉動每爲蘊帥所制立意多不得行州鎮舊熟干時人有發桓溫女冢得金巾箱織金簟爲嚴器又有金蠶銀蜜等物甚多條以啓聞鬱林勑以物賜之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使長史蔡約自往脩復纖毫不犯年十歲時與士昂曜商略先言往行左右誤排拇指墮屏風倒壓其背顏色不異言談無輟亦不顧視彌善射常以堋的大濶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

之十發十中永明中制諸王年未三十不得畜妾及武帝崩後有勸取左右者鏗曰在內不無使役既先朝遺旨何忍而違及延興初明帝誅高武文憲諸子鏗聞之馮左右從容雅步詠陸機弔魏武云昔以四海爲己任死則以委子託人如此者三左右笑而不覺某遣呂文顯賚藥往夜進聽事正逢八關齋鏗上高坐謂文顯曰高皇昔寵任君何事乃有今日之行答云出不獲已於是仰藥時年十八鏗身長七尺壯狀似兄疑咸以國器許之及死有識者莫不痛惜初鏗出閤時年七歲陶弘景爲侍讀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後弘景隱山忽夢鏗來慘然言別云某日命過身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以幽冥之事多祕不出覺後即遣信出都參訪果與事符同弘景因著夢記云

晉熙王銶字宣疵高帝第十八子也隆昌元年仗郢州刺史延興元年見害

河東王鉉字宣微高帝第十九子也母張氏有寵於高帝鉉又最幼尤所留心高帝臨崩以屬武帝武帝甚加意焉爲納柳世隆女爲妃武帝與群臣看新婚流涕不

自勝豫章王疑亦哽咽及明帝誅高帝諸子以弦高帝
所愛亦以才弱年幼故得全初弦年三四歲高帝常晝
卧纏髮弦上高帝睡上弄繩高帝因以繩賜弦又崩後
弦以寶玉盛繩歲時輒開視流涕嗚咽弦人才甚凡而
有此一至性建武中高武子孫屢疑弦朝見常鞠躬俯
僂不敢正行直視尋遷侍中衛將軍弦年稍長四年誅
王冨以謀立弦爲名弦免官以王還第禁不得與外人
交通永泰元年明帝暴疾甚乃見害聞收至欣然曰死
生命也終不敷建安乞爲奴而不得仰藥而卒弦二子

在孩抱亦見殺

武帝諸子

武帝二十三男穆皇后生愍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
張淑妃生廬陵王子卿豫章王子尚鄱陽忠烈王子
響周淑儀生安陸王子敬建安王子眞阮淑媛生晉安王子懋衡陽王子峻
王淑儀生隨郡王子隆綏建府生西陽王子明樂容華
生南海王子罕傅充華生巴陵王子倫謝昭儀生邵陵
王子貞江淑儀生臨賀王子岳庾昭容生南陽王子文
荀昭華生南康王子琳顏婕妤生永陽王子珉官人謝

氏生湘東王子建何充華生南郡王子夏第六第十二
第十五第二十二皇子早亡子珉繼衡陽元王後
文惠太子長懋字雲喬小字白澤武帝長子也武帝年
未弱冠而生太子姿容豐美爲高帝所愛宋元徽末除
祕書郎不拜授輔國將軍遷晉熙王撫軍主簿武帝在
郢遣太子還都高帝方創霸業心存嫡嗣謂太子曰汝
還吾事辦矣處之府東齋令通文武賓客高帝謂荀伯
玉曰我出行日城中軍悉受長懋節度我雖不行內外
直防及諸門甲兵悉令長懋時復行轉祕書丞以與
官帝諱同不就歷中書黃門侍郎昇明三年高帝將受
禪武帝已還京師以襄陽兵馬重鎮不欲處他族出太
子爲都督雍梁二州北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建
元元年封南郡王江左嫡皇孫封王自此始也先是梁
州刺史范柏年頗著威名沈攸之事起候望形勢事平
朝廷遣王玄邈代之玄邈已至柏年遲回魏興不肯下
太子慮其爲變乃遣人說之許啓爲府長史及至襄陽
因執誅之時襄陽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楚王冢大獲
寶物有玉鏡玉屏風之屬蜀有簡書青絲編簡廣數

分長一尺依前如新盜以把火自照後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儁虔儁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也二年徵為侍中中軍將軍置府鎮石頭穆妃薨成服日車駕出臨喪朝議疑太子應出門迎左僕射王儉曰尋禮記服問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婦言國君為此三人為主喪也今鑾輿臨降自以主喪而至雖因事撫慰義不在弔南郡以下不應出門奉迎但尊極所臨禮有變革權去杖經移立戶外足表情敬無煩止哭皇太子既一宮之主自應以重輕宜依常奉候既當成服亡日七日凶不相干宜以衰絰行事望拜止哭率由舊章尊駕不以臨平奉迎則惟常體求之情禮如為可安又其年九月有閏小祥疑應計閏儉又議以為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故先儒暮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所以吳商云舍閏以正暮乞協情理沒閏之理固在言先並從之武帝即位立為皇太子初高帝好左氏春秋太子承旨諷誦以為口實及正位東儲善立名尚解聲律工射飲酒至數斗而未嘗舉杯從容有風儀引接朝士人人自以為得意文武士多所招集會

稽虞父濟陽范岫汝南周顒陳郡袁廓並以學行才能
應對左右而武人略陽垣歷生襄陽蔡道貴拳勇秀出
當時以比關羽張飛其餘安定梁天惠平原劉孝慶河
東王世興趙郡李居士襄陽黃叔祖魚文康絢之徒並
爲後來名將永明三年於崇正殿講孝經少傅王儉令
太子僕周顒撰爲義疏五年冬太子臨國學親策試諸
生與王儉等論五經疑滯酬答甚有條貫明年上將訊
丹楊所領囚爲南北二百里內獄詔太子於玄圃園宣
猷堂錄三署囚原宥各有差上晚年好游宴尚書曹事

亦分送太子省視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六
疾館以養窮人太子風韻甚和而性頗奢麗宮內殿堂
皆雕飾精綺過於上宮開拓玄圃園與臺城比塹等其
中起出土山池閣樓觀堵宇窮奇極麗費以千萬多聚
異石妙極山水慮上宮中望見乃令列脩竹外施高鄣
造游觀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鄣蔽須臾成立若應毀
撤應手遷徙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爲裘光采金彩過
於雜頭遠矣以晉明帝爲太子時立西池乃啓武帝引
前例求於東田起小苑上許之永明中二宮兵力全實

太子使宮中將吏更番築役營城包巷制度之盛觀者傾都上性雖嚴太子所爲無敢啓者後上幸豫章十二宅還過東田見其彌亘華遠壯麗極目於是大怒收監作主帥太子懼皆藏之由是見責太子素疾體又過壯常在宮內簡於遨遊玩弄羽儀多所僭擬雖咫尺宮禁而上終不知又使徐文景造輦及乘輿御物虎賁雲罕之屬上嘗幸東宮忽忽不豫藏輦文景乃以佛像內輦中故上不疑文景父陶仁時爲給事中謂文景曰終當滅門政當歸墓以待喪耳仍移家避之其後文景竟賜死

陶仁遂不哭時人以爲有古人風十一年正月太子有疾上自臨視有憂色疾篤上表告辭蒙于東宮宗明殿時年三十六朝野驚惋上幸東宮臨哭盡哀詔斂以衮冕之服謚曰文惠葬崇安陵有司奏御服有朝臣齊衰三月南郡國巨細齊衰暮臨汝曲江國臣並不服六宮不從服武帝寢行東宮見太子服玩過制大怒勑有司隨事毀除以東田殿堂廚爲崇虛館欒林立追尊爲文帝廟稱世宗初太子內惡明帝密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思中殊不悅此人當由其福德薄所致子良每普救解

後明帝立梁太相謚曰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也幼聰敏武帝
爲竟陵時與裴邡不諧遷人船送后還都已登路子良
時年小在庭前不悅帝謂曰汝何不讀書子良曰孃今
何勵何用讀書帝異之即召后還縣仕宋爲郡陵王支
昇明二年爲會稽太守督五郡封閩喜公宋元嘉中
皆責成郡縣孝武後徵求急遽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
自此公役勞擾高帝踐阼子良陳之請息其弊子良敦
義愛古郡人朱百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
人給其薪蘇郡閤下有虛翻舊牀罷任還乃致以歸後
於西邨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夏禹廟盛有讀
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非食飲約服玩果粽足以致誠
使歲獻芻簞而已時有山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
負錢不還子良數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
乃賜米錢以償並建元二年穆妃薨去官仍爲丹揚尹
開私舍振窮縣會民先是太妃以七月薨子良以八月
奉凶問又不祥疑南郡王應相待尚書左僕射王儉議
以爲禮有倫序義無從假改如今遠則不待近必相須禮

例既乖即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言凶讎雜則遠還之子自應開立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在家之人再暮而毀庶子在家亦不待嫡況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奠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謂應不相待中軍綠縞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至聞喜變除昆弟亦宜相就寫情不對客從之武帝即位封竟陵郡王鎮南將軍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永明二年為護軍將軍兼司徒四年進號車騎將軍子良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學之士皆游集焉善立勝事蔓月客至為設瓜飲及甘果共食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者皆發教撰録是時武帝新視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啓請原除通租又陳寬刑息役輕賦省徭并陳泉鑄歲遠類多前弊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完全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求請無地捶鞴相驅尋完者為用既不兼兩面復遷貿會非委積徒令小人每嬰困苦且錢布相半為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且進違舊科退容姦利又言二吳奧區地惟河輔百度所資罕不自出而守宰相繼務在裒刻圖桑品屋以準

員課致令斬植發足以避重賦破民敗產要利一時乃有恐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徭役守長不務先富民而唯言益國豈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劒二十人侍中如故移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爲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呗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武帝好射雉子良啓諫先是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超上書諫射雉武帝爲止久之超竟被誅永明末上將復射雉子良復諫前後所陳上雖不甚納而深見寵愛又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至於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爲失宰相體然勸人爲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八年給三望車九年京邑大水吳興偏劇子良開倉賑救病貧不能立者於第北立解收養給衣及藥十年領尚書令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尋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文惠太子薨武帝檢行東宮見太子服御羽儀多過制度上大怒以子良與太子善不啓聞頗加嫌責武帝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啓進沙

門於殿戶前誦經武帝爲感夢見優鉢曇花子良按佛
經宣旨使御府以銅爲花插御牀四角日夜在殿內太
孫間日入參武帝暴漸內外惶懼百官皆已變服物議
疑立子良俄頃而帝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
入遺詔使子良輔政明帝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
時務乃推明帝於是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
所志也太孫少養於子良妃袁氏甚著慈愛既懼前不
得立自此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
使虎賁中郎將潘敞二百人伏戈太極西階之下成服
後諸王皆出子良不得至山陵不許進位太傅增班劒
爲三十人本官如故解侍中隆昌元年加殊禮劒履上
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督南徐州真年疾篤謂左右
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淮中魚無鑒并皆浮出水上向
城門尋薨時年二十五帝常慮子良有異志及薨甚悅
詔給東園溫明祕器斂以衮冕之服東府施喪位大鴻
臚持節監護太官朝夕送祭又詔追崇假黃鉞侍中都
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豫州牧綠綬備九服
錫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

鑾輾轅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劒百人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初豫章王疑薨金牛山文恵太子葬夾石子良臨視送至硎山悲感歎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茲地及薨遂葬焉所著內外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寓勸戒子良既亡故人皆來奔赴陸慧曉於郊門逢柔家門之曰近者云云定復何謂王融見殺而魏軍破膽道路藉藉又謂竟陵不永天年寧有之乎家曰齊民微弱已數年矣爪牙柱石之臣盡命之所餘政流名士百世皆不拔焉以鎮安四海王融雖為身計實安社稷恨其不能斷事以至於此道路之談自為虛說耳蒼生方塗炭矣政當避耳聽之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為子良立碑事不行子昭胄嗣昭胄字景胤況涉書史有父風位太常以封境邊魏永元元年改封巴陵先是王敬則事起南康侯子恪在吳郡明帝慮有同異召諸王公入宮晉安王寶義及江陵公寶覽寶寧住中書省高武諸孫住西省勑人各兩左右自隨過此依軍法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太醫煮藥都水辦數十具棺材須三更當果悉殺之賴子恪至乃免自

建武以來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至是充甚及
陳顯達起事王侯復入宮昭胄懲往時之懼與弟永新
侯昭顓逃奔江西變形爲道人崔慧景舉兵昭胄兄弟
出投之慧景事敗昭胄兄弟首出投臺軍主胡松各以
王侯還第不自安謀爲身計子良故防閤桑偃爲梅蟲
兒軍副結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胄同黨皆伏誅梁
受禪降昭胄子同爲監利侯同弟賁字文奧形不滿六
尺神識耿介幼好學有文才能畫善畫於扇上圖山水
咫尺之內便覺萬里

嘗著西京新記六十卷起家湘東王注曹參軍得一府
歡心及亂王爲檄賁讀誤至偃師南望無復儲峙露寒河
陽北臨或有穹廬氈帳乃曰聖製此句非爲過似如體
自朝廷非關戾賊王聞之大怒收付獄遂以餓終又追
毀賁尸乃著懷舊傳以謗之極言誣毀

廬陵王子卿字雲長武帝第三子也建元元年封臨汝
郡公武帝即位爲郢州刺史加都督子卿謚子中無德
又與魚復侯子響同生故無寵徙都督荆州刺史始興
王爲益州子卿解督子卿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作

琦瑁乘具詔責之令速送都又作銀鐙金漆裹箭腳亦便速壞去凡諸服章自今不啓專輒作蒼當得痛杖又曰汝比今讀書今年轉成長學既勿就得痴如風過耳使吾失氣永明十年為都督南豫州刺史之鎮道中戲部伍為水軍上聞大怒殺其典籤遣宜都王鏗代之子卿遲第至帝崩不與相見隆昌元年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置兵佐鄱陽王鏘見害以子卿代為司徒所居星梁柱際出血溜于地旬日而見殺

魚復侯子響字雲音武帝第四子也豫章王嶷無子養子響後嶷有子響字雲音武帝即位為南郡王進二郡太守子響勇力絕人開弓西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既出繼車服異諸王每入朝輒忿拳打車壁武帝知之令車服與皇子同永明六年有司奏子響宜還本乃封巴東郡王七年為都督荊州刺史直閤將軍董鑒粗有氣力子響要與同行鑒曰殿下癲如當敢相隨邪子響笑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癲上聞而不悅曰人名鑒復何容得藴藉乃為改名為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

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上稱善子
譽少好武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勇至鎮數在內齋
殺牛置酒與之聚樂令私作錦袍綺襖欲餉蠻交易器
仗長史劉宙等連名密啓上勅精檢實等懼欲祕之子
譽聞有臺使不見勅乃寘及司馬蒂恭移諮議參軍
江念殷曇緊中兵參軍周彥典籤呂修之王賢宗魏景
深等俱入於琴臺下將斬之上聞之怒遣衛尉胡詣之
游擊將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領羽林三千人檢捕
群小勑子譽若來首自歸可全其性命詣之等至江津
築城燕尾洲子譽乃服登
有兒反父身不作賊直是羣
見捉邪尹略獨答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語子譽聞之唯
灑泣又送牛酒果饌飽臺軍略棄之江流子譽膽力之
士王衡天不勝忿乃率當黨度洲攻壘斬略而詣之法官
單艘奔逸上又遣尹楊玄簡順之領兵繼之子譽即日
將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艇中流下都初順之將發之
惠太子素忌子譽密屬蜀不許還今使為之所子譽及見
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於射堂縊之有司奏絕子譽

屬籍賜爲蜎氏子鑾景密啓數紙藏妃王氏裙腰中具
自申明云輕舫還闕不得相見吾之深唯願於憐無使竹
帛齊有反父之子父有害子之名及順之還上心甚怪
恨百日於華林爲子鑾作齋上自行香對諸朝士嘆慶
及見順之嗚咽移時左右莫不掩涕他日出京陽山見
一後透擲悲鳴問後堂來此緩何意答曰緩子前日墮
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爾上因憶子鑾嘗歔欷不自勝
順之慙懼感病遂以憂卒於是豫章王嶷爲子鑾表請

安陸王子敬字雲端武帝第五子也初封應城縣公薨
是子敬所生早亡帝命貴妃范氏母養之及范氏薨而
子及婦服制禮無明文永明中尚書令王儉議孫爲慈
孫婦爲慈婦姑爲慈姑宜制朞年服從之十年位散騎
常侍撫軍將軍丹楊尹十一年加車騎將軍隆昌元年
遷都督南兗州刺史延興元年加侍中明帝除諸蕃王
遺中護軍王玄邈征九江王廣之襲殺子敬初子敬爲
武帝所留心帝不豫有意立子敬爲太子代太孫子敬
與太孫俱入參畢同出武帝目送子敬良久曰阿五鈍

由此代換之意乃息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也諸子中最爲清恬有意思廉讓好學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衆僧以銅奩盛水漬其莖欲華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瞻不稍有損髮膚當世稱其孝感永明五年爲南兗州刺史監五州軍事六年徙監湘州刺史八年撰春秋例苑二十卷奏之武帝勑付祕閣十一年爲都督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將發

章王喪服未畢上以邊州須威望許得奏之子懋啓求所好書武帝曰知汝常以讀書在心足爲深欣賜以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隆昌元年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赴留西楚部曲助鎮襄陽晉將白直俠轂自隨陳顯達時屯襄陽入辭子懋謂之曰朝廷命身單身而反自是王者豈可過爾輕率今欲將二三千人自隨於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便是大違勑旨顯達因辭出便發云子懋計未立還鎮尋陽延興元年加侍中聞鄱陽隨郡二王見殺欲起兵赴難與參軍周

英防閤陸超之議傳檄荊郢入討君側事成則宗廟獲
安不成猶爲義鬼防閤董僧慧攘袂曰此州雖小孝武
亦嘗用之今以勤王之師橫截長江指北關以請鑾林之
過誰能對之於是部分兵將入臣社稷毋阮在都遣書
欲密迎上阮報同產弟干瑤之爲訃瑤之馳告明帝於
是纂嚴遣中護軍王云邈平西將軍王廣之南北討使
軍主裴叔業與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爲郢府司馬子懋
知之遣三百人守湓城叔業浮流直上襲湓城子懋先
已具船於稽亭渚閉叔業得湓城乃據州自衛子懋部
曲多雍土人皆踊躍願奮叔業畏之遣干瑤之說子懋
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政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子懋既
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
說子懋重賂叔業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請取
子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城僚佐
皆奔散唯周英及外兵參軍王皎更移入城內子懋聞
之歎曰不意吾府有義士二人琳之從二百人仗自入
齋子懋笑謂之曰不意渭陽翻成舅鏡琳之以袖障面
使人害之故人懼罪無敢至者唯英皎僧慧號哭盡哀

爲喪殯董僧慧并楊姑熟人出自寒微而慷慨有節義好讀書頗涉騷果能反手於背彎五斛弓當世莫有能者玄邈知其豫子懋之謀執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僕實豫議六人云非死之難僕得爲主人死不恨耳願至主人大斂畢退就湯鑊雖死猶生玄邈義而許之還具白明帝乃貸死配東治每言及九江時事輒悲不自勝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爲書參具消息并遺錢五百以金假人嵇嶇得至僧慧覩書對錢曰此郎君書也悲慟而卒隆超之昇人以清靜雅爲子懋所知子懋既敗于琳之舊其逃亡皆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胥安之者亦端坐待命超之門生等以其義欲因將還都而超之不從端坐待命超之門生姓周者謂殺超之當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嘉其節厚爲殯斂周又助舉棺未出戶棺墜政壓其頭折頸而死聞之者莫不以爲有天道焉

隨郡王子隆字雲興武帝第八子也性和美有文才娶尚書令王儉女爲妃武帝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東阿也永明八年爲都督荊州刺史隆昌元年爲侍中

撫軍將軍領兵置先延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故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使徐嗣伯合盧茹九以服冀自銷損狀猶無益明帝輔政謀害諸王武帝諸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見憚故與鄱陽王鍾同夜先見殺文集行於世

建安王子眞字雲仙武帝第九子也永明七年累遷鄱州刺史加都督隆昌元年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延興元年明帝遣裴叔業就典籤柯令孫殺之子眞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爲奴贖死不從見害年十九

西陽王子明字雲光武帝第十子也永明元年封武昌王三年失國更改封西陽十一年爲會稽太守督五郡軍事子明風姿明淨士女觀者咸嗟嘆之建武元年爲撫軍將軍領兵置佐二年誅蕭諶子明及弟子罕子眞同諶謀見害年十七

南海王子罕字雲華武帝第十一子也頗有學尋樂容華有寵故武帝留心每嘗寢疾子罕晝夜祈禱于時以竹爲燈續照夜此續宿昔枝葉大茂母病亦愈咸以爲孝感所致主簿劉驎及侍讀賀子喬皆爲賊須焉建武

元年位護軍將軍一年見殺時年十七
巴陵王子倫字雲宗武帝第十三子也永明十年爲北
中郎將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鬱林即位以南彭城禄
力優厚奉子倫與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更以南蘭陵代
之延興元年明帝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時
鎮琅邪城有守兵子倫英果明帝恐不即罪以問典籤
華伯茂伯茂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即可辦若委伯茂
一小吏力耳既而伯茂手自執鴆逼之左右莫敢動者
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高皇帝殘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舉酒謂法亮
曰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命當由事不獲已此酒差非
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
先是高帝武帝爲諸王置典籤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
每至覲接輒留心顧問刺史行事之美惡繫於典籤之
口莫不折節推奉恒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郡權重蕃君
武陵王曄爲江州性烈直不可忤典籤趙澤之曰今出
郡易刺史及見武帝相誣曄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戍琅
邪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而也還泣謂母曰兒欲

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秀後轉取子空寢織飲器等
供其兒昏武帝知之鞭二百繫尚方然而擅命不改邵
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厨人答典籤不在不敢與西陽王
子明欲送書參侍讀鮑僎病典籤吳脩之不許曰應諮
行事乃止言行舉動不得自專徵求衣食必須諮訪求
明中巴東王子響殺行事劉寅等武帝聞之謂群臣曰
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武
帝問其故答曰諸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
飛皆咨籤帥不在則竟日飢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
有刺史竟陵王子良嘗問法曹王見害
軍范雲答曰諸長史以下皆無益諸籤帥便有倍本之
價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及明帝誅異已者諸王見害
悉典籤所殺竟無一人相抗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
陽江夏最有意而復害之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
邵陵王子貞字雲松武帝第十四子也建武二年見誅
時年十五
臨賀王子岳字雲嶠武帝第十六子也明帝誅武帝諸
子唯子岳及弟六人在後時呼為七王朔望入朝上還

後宮輒數息曰我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曰
長大永泰元年上疾甚絕而復蘇於是誅竟岳等延興
建武中凡二誅諸王每一行事明帝輒先燒香嗚咽涕
泣衆以此輒知其夜當殺戮也子岳死時年十四
西陽王子文字雲儒武帝第十七子也永明七年封蜀
郡王建武中改封西陽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衡陽王子峻字雲嵩武帝第十八子也永明七年封廣
漢郡王建武中改封衡陽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南康王子琳字雲璋武帝第十九子也母荀昭華有盛
寵後宮才人位登采女者依例賜王鳳凰荀時始爲采
女得王鳳凰投地曰我不能例受此武帝乃拜爲昭華
子琳以母寵故最見愛太祖嘗令王儉因請昏武帝悅而許
之群臣奉賀物各好畫獻數百金武帝爲之報荅亦如
此及應封而好郡已盡尺以宣城封之既而宣城屬揚
州不欲爲王國改封南康公褚蓁爲巴東公以南康爲
王國封子琳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湘東王子建字雲立武帝第二十一子也母謝無寵武帝
度爲尼明帝即位使還母子建永泰元年見殺年十三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武帝第二十三子也上春秋高子
憂最幼寵愛過諸子初武帝嘗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
龍無數乃飛上天及明帝初甚夢始興永泰元年子夏
誅年七歲

文惠諸子

文惠太子四男安皇后生廢帝懿林王昭業宮
生廢帝海陵恭王昭文陳氏生巴陵王昭秀褚
陽王昭粲

巴陵王昭秀字懷尚太子第三子也懿林即位封臨海
郡王隆昌元年爲都督荆州刺史延興元年
將軍明帝建武二年改封巴陵王永泰元年見殺年
六

桂陽王昭粲太子第四子也懿林立封永嘉郡王延興
元年出爲荆州刺史加都督建武二年改封桂陽王四
年爲太常永泰元年見殺年八歲

明帝諸子

明帝十一男敬皇后生廢帝東昏侯寶卷江夏王王寶玄
鄱陽王寶寅和帝殷貴妃生巴陵隱王寶義晉熙王寶融

高哀貴妃生庶盧陵王寶源管淑妃生邵陵王寶脩許妃
媛生桂陽王寶貞餘皆早夭

巴陵隱王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也本名明基建武元
年封晉安郡王寶義少有廢疾不堪出人間止加除授
爲都督揚州刺史仍以始安王遵光代之轉爲右將軍
領兵置佐鎮石頭二年爲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東昏即
位進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扶未泰元年爲都督
揚州刺史三年進位司徒和帝西臺建以爲侍中司空
梁武平建鄴宣德太后令以寶義爲太尉領司徒
不言之化形于自遠時人皆云此實錄也洎梁受禪封謝
沐公尋封巴陵郡王奉齊後天監中薨

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建武元年封江夏
郡王東昏即位爲都督南徐兗二州刺史寶玄娶尚書
令徐孝嗣女爲妃孝嗣被誅離絕東昏送少姬二人與
奉寶玄爲主寶玄斬其使因是發將吏防城慧景將渡
之寶玄恨望有異計明年崔慧景舉兵還至廣陵遣使
江寶玄密與相應開門納慧景乘人捆輿手執絳摩幡
隨慧景至都百姓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

及慧景軍名東昏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復可罪餘人寶玄逃奔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鄣裹之令群小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廬陵王寶源字智泉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年封和帝即位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興二年薨

鄱陽王寶夤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封建安郡王東昏即位為都督郢州刺史永元二年為平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石頭其秋雍州刺史[illegible]等謀起事於新亭殺臺內諸主帥難作之日并前南譙太守王靈秀奔往石頭帥城內將吏去車腳載寶夤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後至杜姥宅曰已欲暗城門閉城上人射之衆棄寶夤走寶夤逃亡三日戎服詣草市尉馳啓帝帝迎入宮問之寶夤涕泣稱制不自由帝笑乃復爵位宣德太后臨朝改封寶夤鄱陽王中興二年梁武剋建鄴以兵守之將加害焉其家閽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黃神密計穿牆夜出寶夤貧小船於江岸變服潛赴江畔躡屩徒步腳無完膚防守者至明追之寶

貴假為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度西岸遂委命投華文榮文榮與其從天龍惠達等二人棄家將寶貴適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宵行達魏壽春東城戍主杜元倫推檢知實蕭氏子以禮延待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澄以車馬待衛迎之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者以為掠賣生口也澄待以客禮乃請喪君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兄之制給其齊衰寶貴從命澄率官僚赴弔寶貴居處有禮不飲酒食肉輟笑簡言一同極哀之節壽春多其故義皆受慰唁唯不見

曼侯一族以其同梁故也改日造澄澄深器重之及至洛陽宣武禮之甚重伏訴闕下請兵南伐雖遇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是年梁江州刺史陳伯之與其長史褚胄等自壽春歸降請軍立效宣武謂伯之所陳時不可失以寶貴懇誠除使持節都督東揚南徐兗三州刺史鎮東將軍丹楊郡公齊王配兵一萬令據秦東城待秋冬大舉寶貴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旦辰宣武備禮策授賜車馬什物事從豐厚又任其募天下壯勇得數千人以文智等三人為積弩將軍文榮等三人為彊弩將軍並為

軍主寶夤雖小鷙寓而志性雅重過膏猶絕酒肉慘悴形色蔬食麤衣未嘗嬉笑及被命當南伐貴要多相憑託門庭賓客若市而書記相尋寶夤接對報復不失其理正始元年寶夤行達汝陰東城已陷遂停壽春逢梁將姜慶眞內侵圍逼壽春寶夤率衆大戰破走之寶夤勇冠諸軍見者莫不壯之還改封梁郡公及中山王英南伐寶夤又表求行與英頻破梁軍乘勝攻鍾離淮水汎溢寶夤與英狼狽引退士卒死沒者十四五有司奏處以極法詔恕死免官削爵還第尋尚南陽長公主公主有婦德事寶夤盡禮相遇如賓求平四年盧昶克梁朐山戍以琅邪戍主傅文驥守之梁師攻文驥昶督衆軍救之詔寶夤爲使持節假安南將軍別將長驅往赴受昶節度寶夤受詔泣涕橫流哽咽良久後昶軍敗唯寶夤全師而還延昌初除瀛州刺史復其齊王遷冀州刺史及大乘賊起寶夤遣軍討之頻爲賊破臺軍至乃滅之靈太后臨朝還都梁將康絢於浮山壅淮以灌揚徐除寶夤使持節都督東討軍事鎮東將軍以討之復封梁郡公熙平初梁堰既成淮水將爲揚徐之患寶夤

乃於堰上流更鑿新渠水乃小減乃遣壯士千餘人夜度淮燒其竹木營聚破其三壘火數日不滅又分遣將破梁將垣孟孫張僧副等守於淮北仍度淮南焚梁徐州刺史張豹子等十一營及還為殿中尚書寶夤之在淮堰梁武寓書招誘之寶夤表送其書陳其忿毒之意志存雪復屢請居邊神龜中為都督徐州刺史車騎大將軍乃起學館於郡東朔望引見士姓子弟接以恩顏與論經義勤於聽理吏民愛之正光二年徵為尚書左僕射善於吏職甚有能名四年上表曰竊惟文武之名在

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為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處身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嶽授曰爾諧讓稱俞往將何以克厥大名允茲令問自比以來官罔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褒舉求者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能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貿名實皆爽謂之考功事同汎濫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官積年十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廢絕雖當時文簿記其毀最日久月遠散落都盡累年之後方求追訪無不苟相悅附共為脣齒飾垢掩疵

妄加冊素趣令得階而已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戍身以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爲甚又勤恤民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爲約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叙最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南飛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縣令厚薄之若此孟子曰仁

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淪隆殊世莫不寶茲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科恒自持也乃至周之謁謁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誠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暫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況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亡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興利之規終縣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贏益坐獲數階之官籍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僞辭鋒出役萬慮以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抑之則其流已往引之則

有何紀極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士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案周官大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事致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政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其進見若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辯在官日月具實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宕說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奏其合否如有紕繆即正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下容其進退既定其優劣善惡交分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於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黃門印署堂在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其外內考格裁非庸管乞求懲議以為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關廢興遐邇所談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常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訴貪榮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旁通則曼草難除消流遂積織我舜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化詔付外博議以為永式竟無所改時梁武第四子西豐侯正德降魏寶夤表曰正德既不親親安能親人脫包此凶醜寘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誅焉臣竊寡結禍深痛纏

骨髓日暮途遥報復無日豈區區於一豎哉但才雖庸
近職居獻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陳正德既至洛陽朝廷
待之尤薄歲餘還叛初秦州城人薛伯珍劉慶杜遷等
反執剌史李彦推莫折大提為首自稱秦王大提尋死
其第四子念生竊號天子年曰天建置官僚以息阿胡
為太子其兄阿倪為西河王弟天生為高陽王伯珍為
東郡王安保為平陽王天生率衆出隴東遂寇雍州屯於
黑水朝廷甚憂之除寶寅開府西道行臺為大都督西
征明帝幸明堂以餞之寅大都督崔延伯擊天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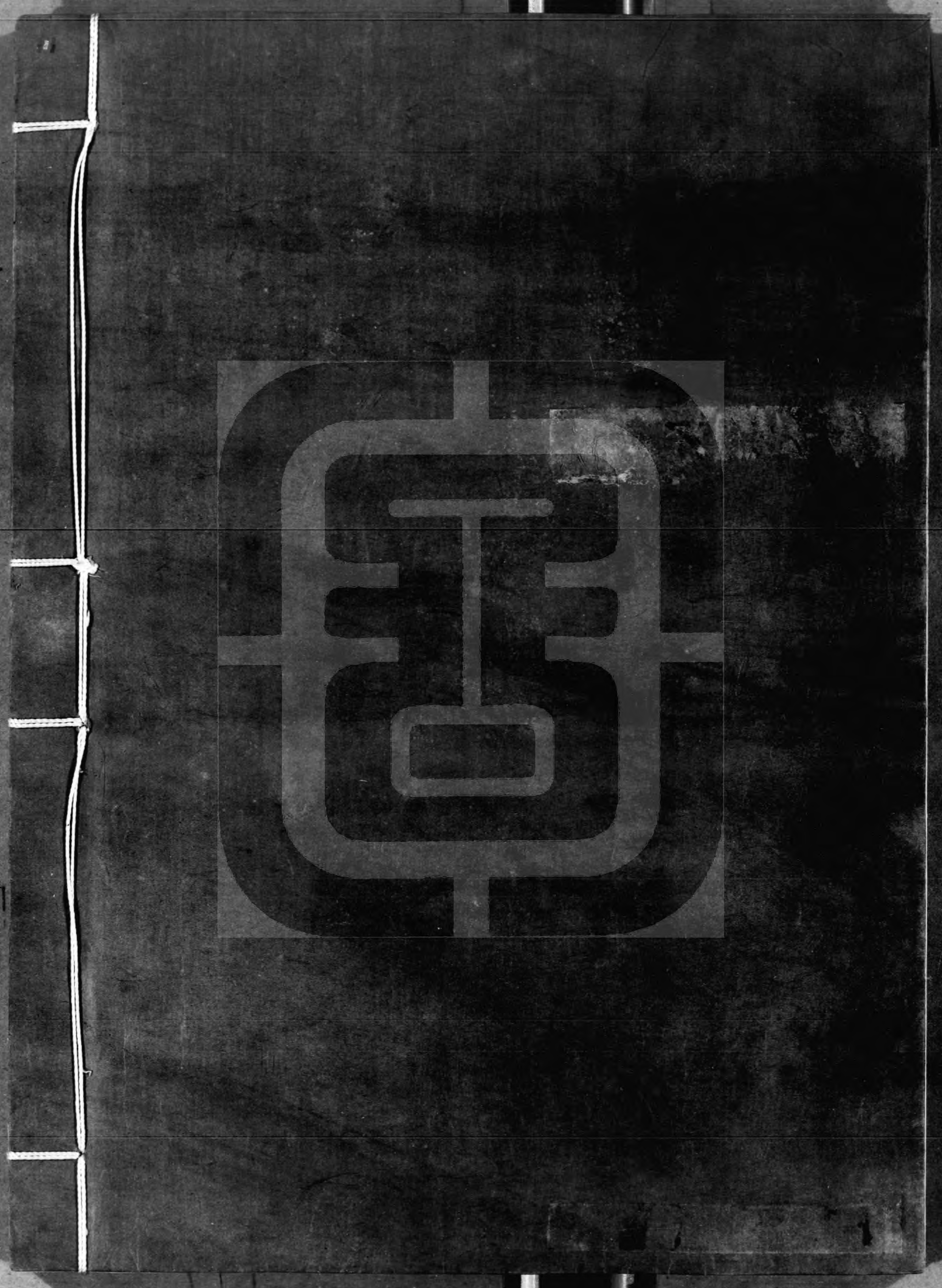
大破之追奔至小隴進討高平賊帥万俟醜奴於安定
更有貢捷時有天水人呂伯度兄弟始共念生同逆後
與兄衆保於顯親聚衆討念生戰敗奔於胡琛琛以伯
度為大都督秦王資其士馬還征秦州大破念生將杜
粲於成紀又破其金城王莫折普賢於永洛城遂至顯
親念生率衆身自拒戰又大敗伯度乃請胡琛遣其兄
子忻和率騎東引大軍念生事迫乃詐降於寶寅朝廷
嘉伯度立義之功授涇州剌史平秦郡公而大都督元
脩義高聿停軍隴口又不西進念生寢反伯度為醜奴

所殺故賊勢更甚寶參不能制孝昌二年除寶參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假大將軍尚書令給前後部鼓吹寶參初自黑水終至平涼與賊相對年年攻擊賊亦憚之關中保全寶參之力三年正月除司空公出師既久兵將疲弊是月大敗還雍州有司勸寶參死罪詔恕為編戶四月除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九月念生為其常山王杜粲所殺合門皆盡粲降寶參十月除尚書令復其舊封時山東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屢北人情沮喪寶參自以出師累年糜費尤甚且疑沮及遣御史中尉麗道元為關中大使寶參謂密即已將有異圖以問河東柳楷楷曰大王舜明帝子天下所屬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謠言曰鸞生十子九子殿一子不殿關中亂武王有亂臣十人亂者理也大王當理關中何所疑慮道元行達陰盤驛寶參密遣其將郭子恢等攻殺之而詐收道元尸表言白賊所害遂反僭舉大號大赦其部內稱隆緒元年立百官詔尚書僕射行臺長孫承業討之時北地毛鴻賓與其兄遵紀率鄉義

將討竇參竇參遣其將侯終德往攻遐終德還圖竇參
軍至白門竇參竇始覺與終德戰敗擒公主及其少子與
部下百餘騎從後門出遂奔万俟醜奴醜奴以竇參爲
太傳爾朱天光遣賀拔岳等破醜奴於安定追禽醜奴
及竇參並送京師詔置闕門外都街中京師士女聚
觀凡經三日吏部尚書李神儁黃門侍郎高道穆並與
竇參素舊二人相與左右言於莊帝云其逆迹事在前
朝冀將救免會應詔王道習時自外至莊帝問道習在
外所聞道習曰惟聞陛下欲不殺竇參人云李尚書高
若請竇參竇逆在前朝便將恕之敗在長安爲醜奴太傅
豈非陛下御歷之日賊臣不翦法欲安施帝然其言乃
於太僕駝牛署賜死將刑神儁持酒就之叙故舊因對
之下泣竇參笑然自持了不憂懼唯稱稚子委命恨不
終臣節公主攜男女就竇參訣別慟哭極哀竇參亦色
貌不改竇參二子皆公主所生並凡爲長子烈復尚明
帝妹建德公主拜駙馬都尉坐竇參及伏法次子權與
小子凱躲戲凱激矣中之死凱妻長孫承業文也輕薄

無禮公主數加罪責凱竊銜恨妻復惑說之天平中凱遣奴害公主乃輾凱於東市妻舅家皆誅滅

邵陵王寶脩字智宣明帝第九子也建武元年封南平郡王二年改封中興三年謀反宣德太后令賜死

爲中書令二年誅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也中興二年薨